

創作與創意

鄧仕樑

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2 年通過《中國文學課程指引(中六)》，建議學校於 2003 年 9 月開始採用新修訂中六中國文學課程。

新修訂課程的設計，經過相當長時期諮詢。但教師面對改革，不免要重新思考教學方向，重新準備。2003 年初，教育統籌局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合辦了「中六中國文學新修訂課程在職教師培訓課程」，每一課程講論時間為 5 節共 15 小時，邀請本系和友校老師擔任講者。中大中文系參與籌劃，是由於本系向來以高級程度會考中國文學科合格成績為入學必要條件，事實上系內同人也積極參與課程設計工作，加上目前任教這個課程的教師，有不少是我們畢業生，因此我們覺得應該為推動教學盡一點力。

我個人在課程負責一節講論，主要希望提出一些文學教學的體會供大家討論，並藉此跟前線教師溝通，了解現階段教學上的問題。經過幾次講論，我想在這裡提出有關創作教學的兩點意見，供教師參考。

第一是創作的意義問題。

新修訂課程的學習內容有三項：文學賞析、文學創作、文學基礎知識。大體言之，新課程與過去不同之處，在於過去修習文學，以增加對文學的認識，了解文學的流變為主，新課程則看重賞析和創作，以提高文學修養。學習內容轉變，評估方式也自然隨而改變。根據《課程指引》第六章「學習評估」，本課程的評估目標有下列三方面：

- 一、文學創作的能力；
- 二、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理解、分析、欣賞、評論等能力；
- 三、對中國文學的認識。

又根據香港考試評核局發表中國文學科課程 2005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試卷形式，共有四卷：

試卷一 文學創作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考試時間為三小時。

試卷二 文學賞析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五十，考試時間為三小時。

試卷三 創作練習（校內評核）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十五。

試卷四 課外閱讀（校內評核）

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十。

從學習內容和評估目標、方式看，文學創作的分量很重，包括試卷一及試卷三共佔總分百分之四十。有教師提出這種安排對有才華的考生有利，對不善創作，只會踏實讀書的學生，卻不公平。具體言之，「創作」指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的寫作，但我以為在觀念上卻值得進一步探討。恐怕有人以為創作是作家的事情。區區中學生何敢言「創」？我們讀《論語 學而》首章就有孔子之言：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

《論語正義》謂述是循舊，作是創始。孔子也不敢輕言創始，則怎能要求中學生有甚麼創始呢？但孔子的話，其實是針對禮樂說的。《正義》引《禮記》云非天子不議禮，故鄭注以為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但可述之。如果用「述」和「作」兩個觀念加之於文學教學，似乎可以這樣說：過去的要求以「述」為主，新課程則要求「作」。孔子是聖之時者，相信不反對文學之事，必然要有所開創。然則文學上的開創，是否只有才情富贍的名家大家始

能為之呢？其實人類都有創作的衝動，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此所以人類有豐富的藝術遺產。文學是最普及的創作表現方式，因為每個人都掌握了語言。我們在使用語言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的選擇最新鮮、最恰當的表達。廣義來說，這就是文學創作。

當然，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體裁，前人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和理論，在訓練上比較有法可循，因此可以納入教學課程。然而我想特別的強調的，是創作教學的目的不在於訓練作家，大部分作家倒是毋須訓練的。創作的過程，開展我們的想象，刺激我們好奇追新的心理，鼓勵我們有意識試驗各種駕馭語言的可能，這就是創作教學的意義所在。

今天誰都說創意非常重要，我們的青少年如果沒有創意，香港這個現代化都市必然要褪色。但是在教學來說，灌輸知識還容易，培養創意，卻沒有必然奏效的方法。有論者把創造力（creativity）等同於擴散性思維（divergent thinking）和開放式思考（open-ended thought）的能力。事實上，從事文學創作，倚賴多元、多向的思維模式。構想之際，不能流於程式化。劉勰認為靈感之來，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完全沒有時空的限制。神思方運，萬塗競萌，正是典型的擴散性思維。中國傳統文論者，早就洞悉屬辭無方，「精慮造文，各競新麗」，「愛奇之心，古今一也」的心理。（分別見《文心雕龍》總術、練字兩篇。）然而，今天社會上需要創新的，其實不獨為從事文學藝術者，各界人士包括企業家、科學家、行政管理人員等等，都需要創意，因此文學創作的訓練，本來應該普及於所有學生，只要求修讀高級程度中國文學科的學生致力創作，不能算是理想的制度。西方有著名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以詩歌創作為必修科，用意非常明顯，他們要訓練的不是作詩，而是創意。我以為有遠見的教育家，應該把文學列為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而且要求嘗試創作。那麼，創作教學就成為創意訓練的過程。學生不論才情高下，俱可深蒙其利。

另外，從閱讀的角度出發，我們不妨說解讀一篇作品，其過程也有創作意味。讀者必須根據個人的立場，尋求作品的意義。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論學者提出文學作品必然有其空間，這些空間必須由讀者自己去填補。文學作品的讀者不應該是被動的，作品的意義必須由讀者去解碼(decode)，倘若沒有讀者，則作品(文本) 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就這個意義說，則閱讀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創作。沒有想象力，根本不能閱讀，所以我們不必把創作看成高不可及的事。我們天天在閱讀，也就是天天在創作。配合想象力的閱讀，是培養創意的有效途徑。

第二是創作的方向問題。

有老師提出，課程和考試要求的創作，是否必須寫新詩或現代體裁的作品？作古典體裁是否不獲接受？

我以為創作的天地應該是廣闊無垠的。人稟七情，應物斯感，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意念表達於甚麼載體，大可因人而異。創作的過程，好比科學家在實驗室工作，是不斷試驗的過程。作者因個人的性情、學養、訓練、文學環境、時代風氣，不斷尋找最適當的表達方式，用甚麼形式是個人的選擇。譬如作詩，如果律詩絕句能夠寫出心聲，為甚麼不能採用呢？說古典詩體已死亡，不能表達現代人心境，今天只能用白話詩，恐怕是一百年前的論調，跟至今仍然反對現代詩者，是同樣的迂腐。了解詩的本質，就知道詩本來沒有白話不白話，詩人都試圖用發自內心最直接的語言。唐詩有許多時候明白如話，現代詩人有意象極其晦澀、造句極其艱深的語言，何嘗就是「白話」？因此我們大可讓學生放手創作。聽說有香港學生到美加唸初中，日用的英語句子還沒有掌握好，老師要作詩，自然得交卷，結果有些習作還頗受讚賞。固知詩有別才別趣，任憑發揮可矣。

其實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作者的觀念比初期成熟，古典與現代，並不見得是對立。現代詩人中，卞之琳用現代詩寫出古典情懷。廢名就說過卞之琳的新詩好比古風，格調最新而風趣最

古。錢鍾書才高學博，卻用古體寫出現代人的心境，如《還鄉雜詩》第一首末二句云：

「乍別暫歸情味似，一般如夢欠分明。」

今人流轉若飛蓬，而交通方便，旋別旋歸，夢醒往往忘卻身在何處，乍別暫歸的情味，豈因古體而不能感受。又如王辛笛四十年代以《手掌集》聲名大噪，《手掌集》裡的作品都是現代詩，而2002年出版的一本詩集《聽水吟集》，收錄608首作品，卻全是律詩絕句。集中有序云：

「年華漸長，閱歷漸深，眼界大拓，乃稍稍返顧。每遇胸有塊壘，亦嘗試有舊體詩詞之作，頓感舊體詩文，尤堪況味。」

這是一人之作不拘今古之例。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今天寫作教學方向的參考。學生提筆試作，難免有茫然無所措手的時候，老師自可因自己的興趣修養加以引導，要之引導的精神是開啟而不是壓抑，是鼓勵而不是指瑕。能如此，則創作的訓練，就成為創意的訓練。

作者簡介

鄧仕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人，京都大學研修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及系主任。鄧教授為香港大學研究生校外考試委員、香港浸會大學校外考試委員、嶺南大學校外考試委員、香港學術評審局學科專家、大學資助委員會研究計畫評審委員。研究興趣與範圍包括魏晉南北朝文學、古典詩歌、文學批評、語文教學、中國語文課程與教學設計、中國文學課程與教學設計。主要著作包括《兩晉詩論》、《沒有經典的時代》、《唐宋詩風》。